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五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潘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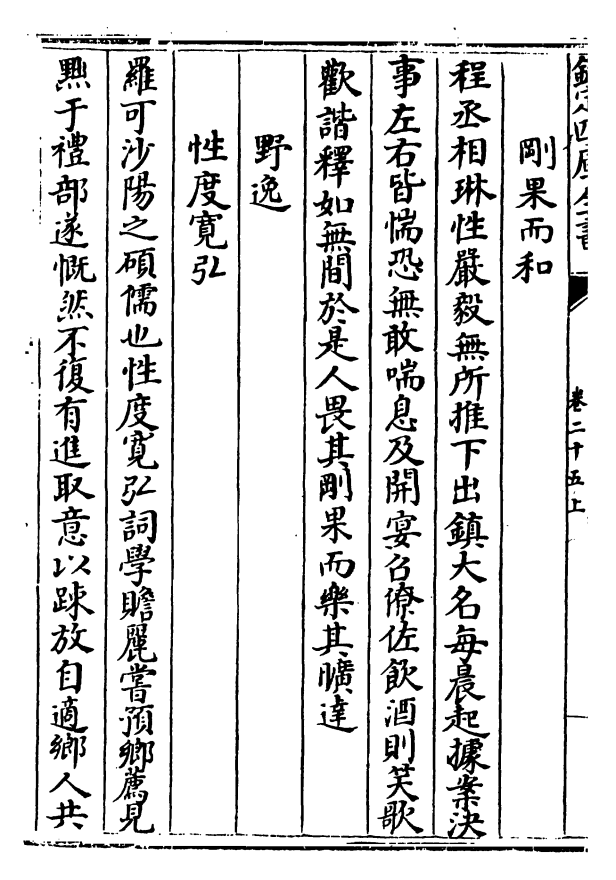
說郛卷二十五上　　元　陶宗儀　撰

遯齋閒覽范正敏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年内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剛果而和

程丞相琳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如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

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贍麗嘗預鄉薦見黜于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跌放自適鄉人共

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閈不能具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詩談

牧之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尢膾炙人口據明皇帝紀以十月至驪山至春即還宫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非事實

唐叅軍簿尉

杜甫贈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説未免捶楚塵埃閒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

猶今之吏胥也

花瑞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圃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緑稜者四朶土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名三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為幙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為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盖花瑞也

證誤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為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為布與紵布不異亦染五色織為斑布正此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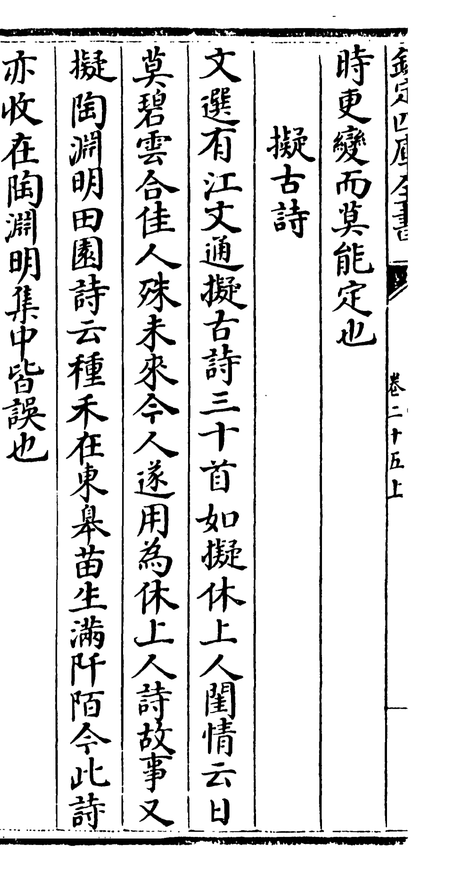
通應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

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朔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後有人自朔中歸云朔人實呼爲阿保人以爲傳聞之訛余嘗思之葢其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其語音與中國相近者言之故隨



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

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

按王充論注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雜評

編詩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

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

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而不知變也至于甫則

悲歡窮達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易簡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盖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尚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謂之李杜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盖漢之時有李固杜

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謂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為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謂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烱固嘗自言余愧

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王遵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荅曰譬言驢馬豈驢能勝馬邪君若執稱呼以為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欺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人事

安石遇人談文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屨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在其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公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

身以報太宗命入内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娶婦逾年輒諷使其夫分異夫怒詬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此婦必

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于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歡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汚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婦人之妒

婦人之妒出于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脇以白刃不

變也故小説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為口實近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顯其姓名陳好古通直云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丞者妻色美而妒范甚寵憚之同輩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捜捕其同寮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妒乃戲取官妓奴履密置范臥具中須史務吏挈衾囊歸妻披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知于是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

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闔户而寢頃之范還排户而入則妻奄然死矣又有人仕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週倅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為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頃與語及戲為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問其故則其子之肉也盖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剉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六虎

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殘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闢户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獨寢于是徹旦寂然人語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劉喜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

夫歸紿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𫚉而送諸野子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即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醫巫

田嵓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療疾察形診候度疾淺深

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為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酬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㞧後自得瘳疾歴試平日所用之方無一驗者遂死南人信巫有疫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江大疫羣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痊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栢木中作笛聲

余尚書靖慶歴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亘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

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腸癢疾

傅舍人為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疾殆古人所未有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甞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河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以能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嗜酒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常日欲飲時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

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烈為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嘗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謂之海市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

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閙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影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叙曾夜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忽聞院後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

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諧噱

頌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

曾經御覽判公亦為之解頤

長年術

莆傅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葢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唯當絶色慾耳傅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

坐曰海内州郡何處最為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海南人情不惡

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與内翰相别後不知甚時再得相見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于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為安康忽聞榜出亟遣人視之須臾僕還冕即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鸞墻

令人于榜下擇壻號鸞墻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顧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

者有一新貴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作詩圖對偶親切

魏達可朝奉喜為謔談嘗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盡然哀

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作邀僧夜話詩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日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户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閒話

沉志

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麻胡

令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趙石勒虎以麻將軍秋為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市有兒啼毋輙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絶至今以為故事

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汳胡虐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不深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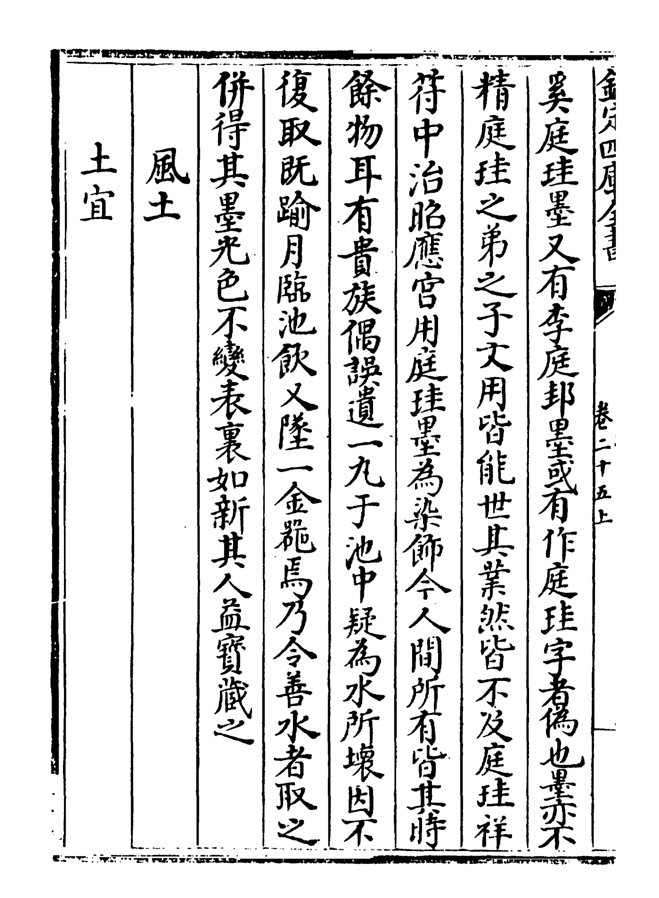
李庭珪墨

唐末墨工李起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邦其後改之故世有

奚庭珪墨又有李庭邽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宫用庭珪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偶誤遺一丸于池中疑爲水所壊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䑓焉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風土

土宜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纎白州境内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醖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曰漆栗筆蓉

動植

禽鳥有智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蠹虫自出鵲有隱

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鴆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銜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鴆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

成其毒

又

蘄州黄梅山有鵂巢于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鶚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鵙一名鶪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鵙羮又標其首于木故後人

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余嘗偶居北阿鎮小寺寺後喬木數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羣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嘴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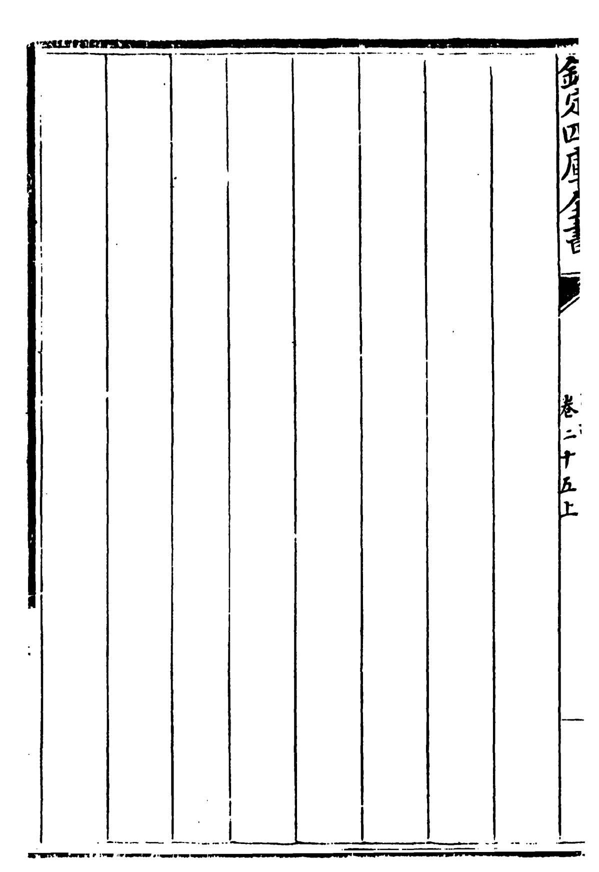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入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傍有物正如鞠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語味極肥美

土人但呼為毬魚

種松令偃蓋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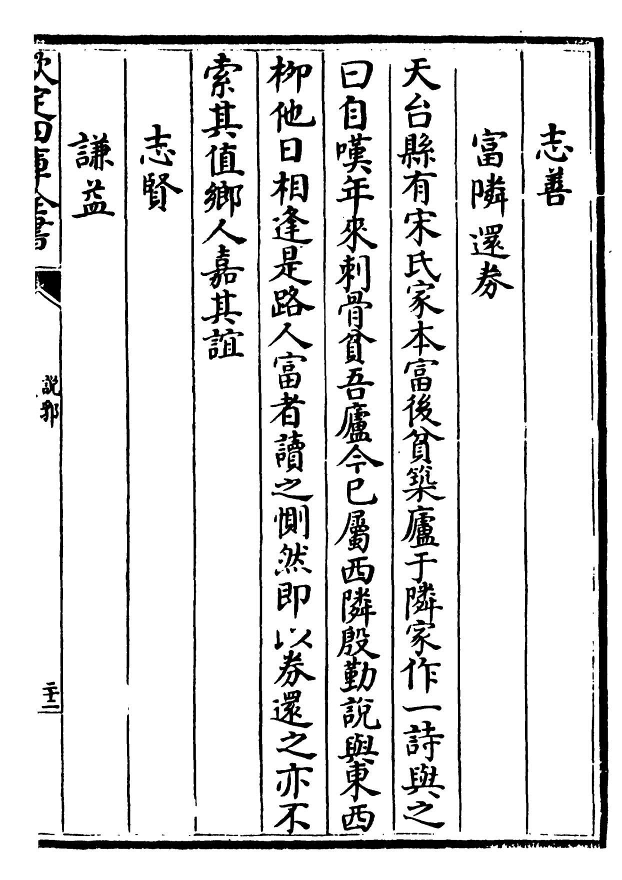
稗史 仇遠

志孝

封股抆乳

吾里堂溪袁鎮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體羸幾死一日封股肉和湯液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歿家君諱闡祥值母病經年每輿醫搜藥皆不愈家君炷香告天刃其右乳煎糜以食僅延母氏數月之命石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瀕死良孫密刲股託他肉以食之父病尋

愈鄰家陸氏母病一月危子淬刃批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丁氏養姑甚孝姑病刲股肉作羮食之而痊嗟夫刲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耶或者誚割傷股膚為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也父母病苟可以身代亦為之矧臠肉之足惜乎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者其意謂鬬狠猖獗殘形之類耳若夫刳所受之肉活幾死之親發于真情自不容已烏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志善

富隣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築廬于隣家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説與東西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值鄉人嘉其誼

志賢

謙益

徐司户逸字無競天台人號竹溪又號抱獨子少與朱
文公為友公提舉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燈夜話
至鍾鳴而別公嘗托無競作謝恩表書曰可放筆力稍
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意也其受人推奨如此

賢母

淳祐初元浙漕王楚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髙托
言得除以悦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
相罷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

侵葬塋地

李侑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鄰逼爾初豈害吾事也況葬已揜藏忍使之暴露耶鄉曲賢之

志言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擿其

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後學訓

慈湖訓後學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甚于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穽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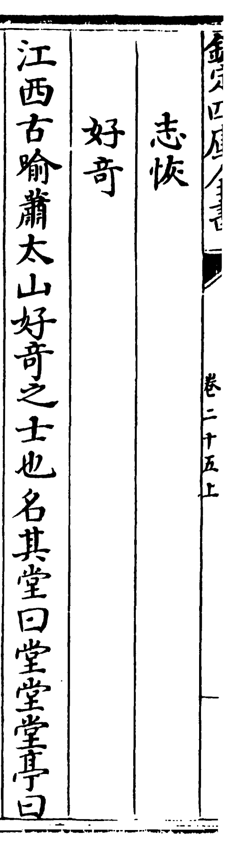
理到之言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飢餓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志異

狙猿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于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猶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志恢

好奇

江西古喻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亭曰亭亭亭越東持節其提舉江西日蕭延飲徧歷亭館汲覩其扁至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為不懌

優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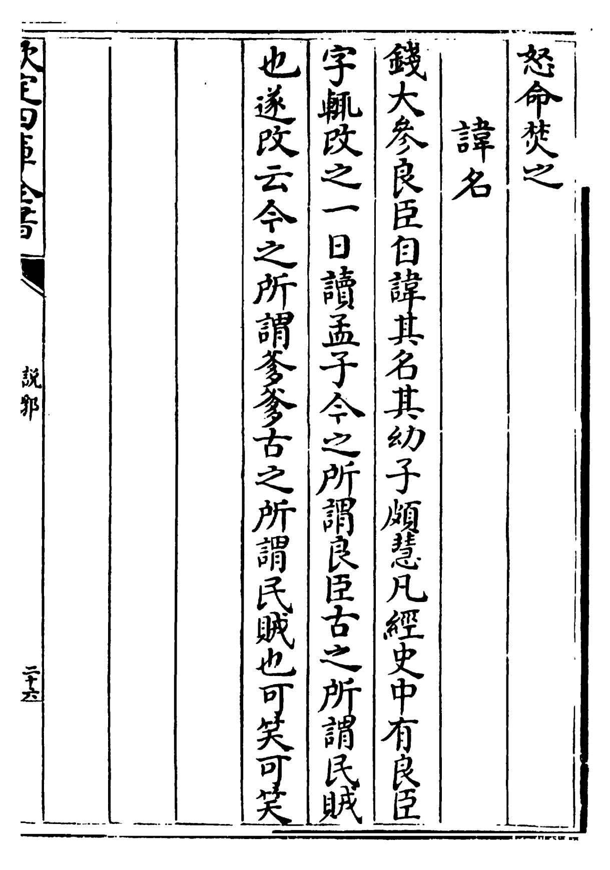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為虛有金姓者世為伶官流

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時熟其為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為優戲作諢云某寺有鍾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神主僧曰既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為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謁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

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亡國之餘瀕危瀕死乃致譏于所欲活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

罔兩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誥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辭頗以為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即罔雙即兩鳧即鴨其意以為罔兩鴨也兄



怒命焚之

諱名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可笑可笑

志林 蘇軾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摶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篛笠放蕩于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覺有

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獘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横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臨臯閑題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于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

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戲書顔回事

顔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于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禄料足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氷生于水而寒于水世之

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于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顔蠋巧於安貧

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不寳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精神不全

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于肉于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于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于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逺如此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劉聰吳中髙士二事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髙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蘓子曰伯倫非達者

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即已矣何必更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

守安拜莫北斗真君將莫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莫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唐村老人言

儋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于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

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𥓂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見見

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横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

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于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揔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將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

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于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

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盖息意去欲歸于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于煑食時也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岩老輒就枕閲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

緘題其一曰賣睹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罵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于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付僧惠誠遊吴中代書十二

妙揔師叅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歎知其詩文所不知者盖過于詩文也歎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虚舟之觸物盖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

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于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令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後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

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樂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諳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乎方請其事于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盖其才有過人者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變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于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録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

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于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于退之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

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修身歷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晝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

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若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昆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録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于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黄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

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于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

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䕶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夷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夷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黄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折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輒云非敢慢也恐北人有覘者以為真

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人盖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人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人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洲官吏妓樂紛紜郭外而雅髻獸面雎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康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

橋船或勸乘蛋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于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送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

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摠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

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黄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龎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頴悟絶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

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

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
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
流掬美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
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
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
作一絶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

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
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
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
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
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絶云帝遣
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
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為勝絶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

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絶云横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脱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

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書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

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内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縳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

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說郛卷二十五下

元　陶宗儀　撰

緯畧　高似孫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絶不與飲食雨大雪武臥齧雪與氊毛幷咽之段熲破羌羌復寇張掖熲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陳刪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王維詩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溫庭

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末句甚奇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横曰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横為午猶言交横也盖用此意劉向傳曰錙蟥蠡午如淳曰蠡午猶言雜沓也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唯王荆公以為虔字音見于鵲之

䴈鵋易統卦曰鸛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碧芙蓉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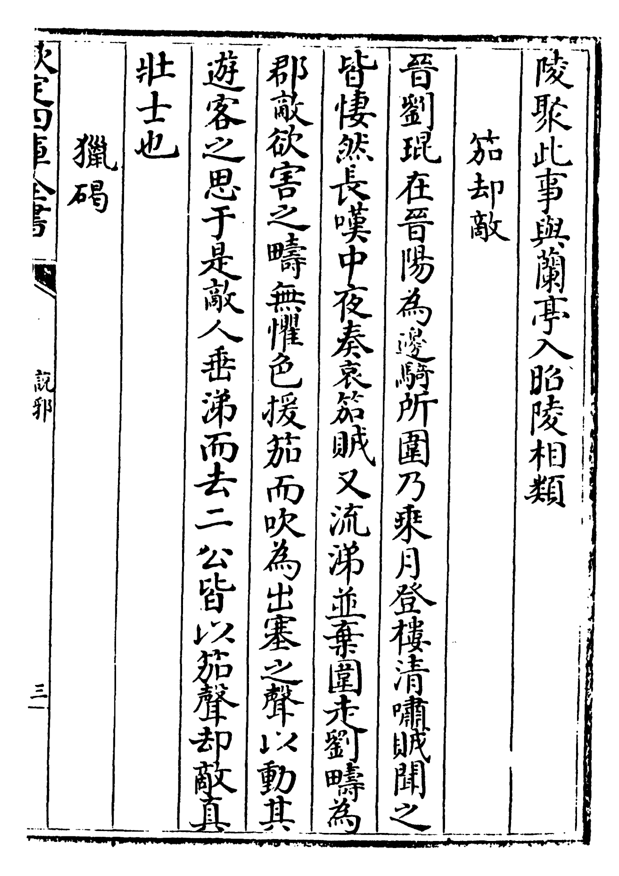
顔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暎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二字前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鮓啟曰東越水羞實磐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揖鮓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于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郡來幽經茂



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為邊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哀笳賊又流涕並棄圍走劉疇為郡敵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為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于是敵人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真壯士也

獵碣

周宣王石鼓文韋應物韓退之最所賛善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又已訛唯歐陽公以為可疑者三蘇冣載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所篆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

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于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

解鳥語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

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雝要候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耳

解六畜語

唐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行道

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黄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黄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犠皆用之矣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盖偏智之所得矣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虎嘯所以知爾

使酒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凌忽

文君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為作誄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為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重席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群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

十五席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八九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為人當避暗風箭風者盖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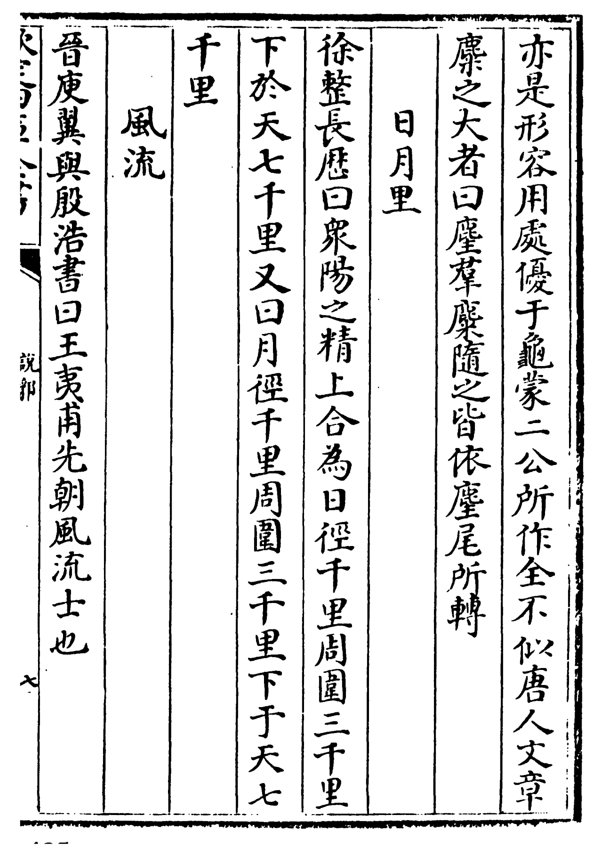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

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清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疎傳

麈尾

王導麈尾銘曰誰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陸龜蒙麈尾賦有曰叩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賾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輿滌玄遐鈎獨索



亦是形容用處優于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

麋之大者曰麈羣麋隨之皆依麈尾所轉

日月里

徐整長歷曰衆陽之精上合為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又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于天七千里

風流

晉庾翼與殷浩書曰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徹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鈎玄闕名

舜禹不返葬

劉公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廵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啟非不孝於父也時京在乎廟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違經棄禮遠事丘墳難以語乎理矣

弟兄永訣

兩浙都轉運使㢘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

議大夫余在運幙知公最詳公畏吾兒人讀書畧通大義尤喜讀易為人沈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兄參政公以事來杭八月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哀久之忽揺手止哭者延賓謂其參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會于此謂必能永事顏色接杯酒之懽數月而别豈一病止此今將永訣寧無一杯飲之相餞乎時久不飲酒參政公手斟酪漿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平章

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各年五十而上死不為夭汝勿以妻子之故亂汝心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手止曰有囑其弟端及其子可忠侍勉以忠孝促令鞴馬既告辦復卧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臺賻楮幣五十疋乃得歸中山

少陵骨

秘書郎喬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來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

州市色青質堅樹于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若自生成者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五不男女

五不男天揵妒變半五不女螺文鼓角線

窮愁志 李德裕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為一論世之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消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思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文章

魏文闕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

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詰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

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則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于隻耦故篇無定格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于離騷模寫古人

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吉也

相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

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熾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䂳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予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

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禄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抜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

語曰丘之禱乆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閤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遍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畆不絶歎音余前在江南毁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

不諂神瀆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于神明所以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燋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

之去人不相遠矣

黄治

或問黄治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寳在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圻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脈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奥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

則疎矣昔人問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猶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容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耶

祥瑞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為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為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鸞鳳丘

墳之上生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淩倒景次可以保水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晳之墳宜生萬枝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黄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産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爲名在金格愓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别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名從

在郡時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為叛將栗鍠所害置遺骸于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褎姒驪姬皆為國妖以禍周晉緑珠窈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黄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為魏室之妖啟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雊之變耳

喜徵

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于冠冕余常思之盖以人肖圓方之形禀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歘然感氣發乎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熅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于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

無所逃也

席上腐談　俞琰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

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虱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者為陽在山北者為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

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

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居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稓

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不有注云壁窓户牖兩面伺之皆乘來氣衝擊于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

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葢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即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葢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别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為甚醫書云馬火畜

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内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為不利人也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文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玄謂乙為魚骨爾雅則以為魚腸皆以其為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盖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鵶鶻猫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

註云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盖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為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毲子謂毛之細者毲温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毲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

幞被之幞同今訛為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盎以紅綃縛其頭即今之抹額也帕首幞頭本是一物今分為二物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扳之名易拓為柘易扳為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壞使工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渾

撥四

觱栗二字見豳詩說文觱作畢朱晦菴曰篳篥元名悲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觱畢三聲皆相近

古之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日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為日陽中有陰也坎為月陰中有陽也

讀書隅見

亡名氏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瓦者甚衆飢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夾持得秉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真是內養的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正慮為士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恒產至此孔明告蜀先主

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飢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

豫章生在衆木內七年而後枝葉始別稗麥生在麥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穟生方知非麥要之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家貴於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

夜之漏刻疾徐可問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神爽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蕡其實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開基人君乾卦似之中興人君復卦似之自然其覆露蒼生同一造化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個字孟子十二個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

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與主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于官渡之敗而在於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為靜者僅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有因果法第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遂至中國扶南國者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郎康泰從事朱應嘗使于尋國泰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

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耶是褱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繹思所以為佛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忘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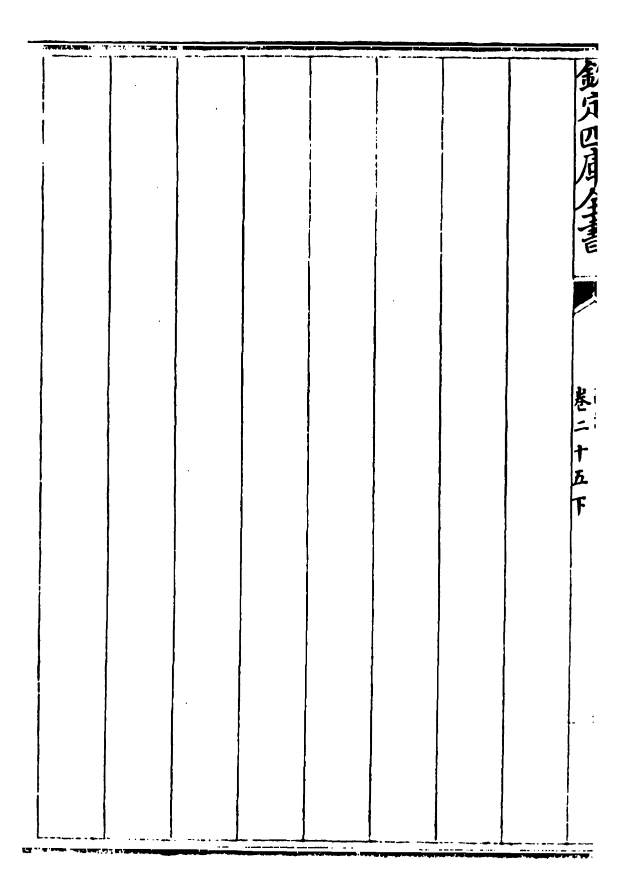
字亦有義田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以建辰日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

故農字從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弟伯封禪記儀為第一其體勢雄渾壯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于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黒雲壓

城㙈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授帶命邀之



田間書 林芳

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而言則其言順不當言而言則其言暴不見鐘鼓乎扣之則鳴不扣而自鳴者人莫不以為異也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于夷犂車不摧于太行而摧於康逵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

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于教教子之道在于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于飲食服飾者末矣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我異于俗俗異於我也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事神神有不神者矣

江海為能大者以其合衆流而歸虚也是故以謙處己

而後能容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者其惟君子乎
小人則知誘而已矣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國
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鑄而疾于躍冶木越度金躍
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體
不有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有惡鳥無以知鳳之瑞不
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天

下無不孝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忠享萬鍾之祿食不過於一匕處萬間之廈卧不盈于一席木不能棄土而生魚不能棄水而活人不能棄信而立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

或曰海有蟲拳然而生者謂之墨魚其腹有墨沷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蔽者迺所以自禍也歟人有恃知亦足以鑒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

若興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邪行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鷗邊或行歌于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于焦眉爛額猶撲撲必期以死人莫不笑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欲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

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為此蟲嘆哉噫

余嘗步自横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亡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邪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為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矣奚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予笑曰旨哉

褚記室 潘塤

李光進

唐李光進弟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宣宗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

臣廃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鐵雨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謡俗號曰鐵雨

翟欽甫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為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宫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瑶臺獨自行衆乃始知為欽甫愧謝延之上坐

靈山神

有士人鬱鬱不得志丐夢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單車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燐燐然顧問僧曰是燐燐者為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曰懷果令始嘿理前夢無不合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真真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

巴寡婦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世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懐清臺

顧榮

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貎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執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簒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袁盎

袁盎為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歸盎自驅追遂以侍者賜之及袁盎使吳從史適為尉司馬中夜引袁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而去

判決録　張鷟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晩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軌青襟胄子黄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黄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虚淹歳序有司試策

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之肆情撾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蘭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寃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

史大夫李加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剪桐開國隆定畧于昌基茂勳王之令典公
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絶祇如吳鄧四縣
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敷化光
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
曾無汗馬之勲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飢鷹之效無功而
禄不可勵勲臣無德而官如何奬朝士昔豕突命賞僞
新于是覆亡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並爲爵人失叙

錫土無綱自遵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辯雪

杜俊對仗遺箭于仗内御史彈付法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鞢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于朝儀鄧通驕淫已塵于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硝以懲科無

禮之愆從曰硨而訓戒雖仗内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甾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提舉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惟非卓

茂酷甚崔林鞭危寗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令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讐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黄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鐶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玆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

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攟美張蒼之善筭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迴長作短毋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遥殊顧談之屈指蒲陜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翳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

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衆昣其一日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

昔子夏喪目猶講授于西河左丘失明亦脩書于東魯殷堪雖眇作牧于江濆丁儀止婚興嗟于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纇為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録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駁正

洛陽人祁玄泰賄司勲令徐整作偽勲揷入申奏大理斷泰為首整為從泰不伏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
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勲用荅鷹揚之效祁玄泰奸
回是務逞狙詐于千端徐整乾沒為懐縱狼心于百變
勲輝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揷名黄綬雖復龍蛇共
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羣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受
偽勲兩並日拙為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
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駁審

山陽公主為子求内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泒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勲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罷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開丞相之男乞衛宮中唯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為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袁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末減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禄雖給于斗儲官未階于尺木雞卵之餽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羝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鳬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

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于姜尼分敕六經成王任于刑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鸑鷟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艷丹霞于日

羽晃若朝輪晶白雪于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于雲空察人形于水鏡刻猿猴于棘刺尚且見欺說䦨　于天宫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剡管窺其事案記為宜